

獨幕劇集

車站

師陶 · 康農



大眾書店 出版

車站

(獨幕劇集)



師陶·康農編

大眾書局 出版

獨幕話劇

問題在哪裏？

師陶編

人物

胡淑華——某軍火工廠設計課課長的太太，二十五歲。

陳同志——張家的來客，年約四十。

時間

現代，夏日黃昏。

地點

某大城市市郊，一個兵工廠的職員宿舍裡。

景

舞台左右各一門，右去室外，左通臥室。台後中央有窗一個，窗外綠蔭可見。窗下有半圓桌一張，桌上放著一架收音機，其他還有茶具、小木偶等。靠左門旁有花架，上面是花盆水草和小座鐘一具，右門側有單人沙發及茶几各一，茶几上放有電話機、畫報、報紙等。

在臥室門旁的一個精緻的小立檯上有一盤紅艷奪目的大蘋果。

幕啓：夕陽從樹葉間透射出它的光線，照在屋子裡。胡淑華煩燥而焦灼地佇立在收音機旁——。

胡 倒霉，又壞了，一會兒像啞巴樣乾巴巴的叫幾聲，一會兒（轉動音量計，突然）哎喲！跟老豬叫一樣，吵死人！（又轉）得了，這陣連哼也不哼了，什麼電台也收不到了。唉！真憋氣！本來想約幾個朋友來家裡過禮拜六，打打「撲克」，聽聽人民廣播電台的京戲節目，沒想到這東西鬧這種彘扭，真討厭！（看鐘）（眺望窗外）天也這麼熱，七點鐘了，他還不回來!!討厭死了，……還會還辦公嗎？自己請的客人自己不回來招待，真是莫明其妙。（拿聽筒）五局三九〇五……喂，是第五兵工廠嗎？請你給我接二十五號呀。對了，我要設計課張課長……喂，你是老張嗎？七點了，你怎麼還不回來呢？不，客人們還沒有來，你快回來吧，什麼事呀那麼要緊？什麼？再過半點鐘回來？（略頓）好吧，你看着辦吧。什麼？紙條？喂，你說什麼呀？你留給我的紙條子？不！我沒見到呀，你放在哪兒呢？啊，桌子上，什麼證？出一入一通一行一證!!給我領的？我真不明白，哪來這麼多的麻煩事。好，我馬上去找。喂！你別把電話掛上了，我還有話給你說哩。（到桌上找，找到了）呵！這不是：（唸讀）『出一入一通一行一證；本證發給職工俱樂部幹事胡淑華同志，持本證有權出入工廠宿舍（想了一會，唸反面）不得轉借他人。』（跑到沙發旁取耳機）喂，找到了，我問你呀，這有什麼意思呀!!到我們自己家裡來還要通行證嗎？哼！我知道這簡直對我們就是不信任，是故意找麻煩的。就是，就是……這是形式主義的作風！喂，我問你，這通行證的花樣是誰想出來的？誰!!警衛隊長？就是那個滿臉絡腮鬍子的高隊長嗎？哦，不是他，是新的警衛隊長。你聽我說，我雖然沒有見過這個新的警衛隊長，但是我敢說這傢伙一定

是個官僚主義的傢伙！（餘怒未息地）是一個最標準的形式主義者。錯不了，你別反駁我——他一定是一個最標準的形式主義者。哼！得了，得了，……我們不談這個了。我問你，一會兒客人來了，崗哨不讓進來可怎麼辦呀？怎麼？你看你這個糊塗勁，就是你自己請的客人呀！喂，你說不讓進來可怎麼辦？什麼？衛戍司令部發了通行證？喂！我是問你，他們沒有通行證怎麼辦？你去交涉？對，那你就馬上去吧，不！我要你馬上就去，要不然人家走到咱們家門口，被哨兵攔住不放進來，那不叫人家難堪呀，不知道的還以為咱們故意要弄人……沒人這麼想？哼，你忘了，王大姐就是一個最會吹毛求疵注重細節的人，前次她就——好了……你快去快回，唉呀，又是通行證，你放心吧，同志，我丟不了的，誰看上這張破紙條呀？！好，再見。（掛上耳機下意識地讀證件）有權出入？形式主義！（扔下通行證）無聊！（到收音機前）還是不聲不響的呀？得了！這個禮拜六又是個不痛快，收音機壞了，再加上亂七八糟的通行證，一會兒站崗的再把客人全都給我堵回去，——就是這樣了！（沒趣而煩躁地坐在沙發上，順手拿過一張報紙無目的地翻閱一會——）唉！（敲門聲，客人捧着一包禮物上）

客（禮貌地探進頭來，笑容滿面地說）請問同志，這是設計課長張懷德同志的家嗎？

胡（迎迓）是，同志請進來吧。

客（環視全室站定後）我來的太早了吧？（遞物）

胡（熱情地）不，不……請問同志貴姓？

客 陳，新陳代謝的陳。同志你是——

胡 我姓胡，胡淑華。

客 啊，對了，對了，胡淑華同志，老張常跟我提起你。

胡 請坐，（陳坐在沙發上）陳同志，老張馬上就回來，剛才我

打電話問他，他說他有點要緊事情，要到我們工廠新的警衛隊長那裡去，過一會兒就回來，（遞茶）喝茶吧。

客 哦，老張上新的警衛隊長那裡去了？

胡 對了，不遠，就在這附近。

客 胡同志，你大概還沒見過那位新的警衛隊長吧！

胡 沒見過，可是早已聞其名了！

客 哦。

胡 （微笑）

（默默無聲地……）

胡 還不回來？（焦急無聊地）真是！（略頓）喂！陳同志，你對平劇有興趣嗎？

客 稍微有一點，可不會。

胡 真遺憾！我這裡四大名旦三大鬚生的片子到有不少，昨天讓小鬼把留聲機給摔壞了，今天才拿出去修理，沒想到剛才無線電收音機也壞了，真是大煞風景，多沒趣。（好像很抱歉似的）

客 收音機真是近代科學發明中的一件好東西呀，從小我就喜歡這玩藝。來，讓我看看它究竟有什麼毛病？

胡 （歡愉地）好。（他們二人到收音機旁，客著手收拾收音機）

胡 老張跟我也都是非常喜愛這種東西，可就是一樣，我們都是門外漢。（短暫的靜默）這收音機起初聲音慢慢地低下來，一會吱吱喳喳的像豬叫，後來就乾脆連聲都不響了。

客 唔，這玩藝兒的脾氣就是有些驕氣，其實摸住了它的性子就不難掌握它了。——來，讓我來試驗試驗看。（取出小刀拆卸收音機）

胡 （探視窗外，然後到門口觀望片刻，不耐地）奇怪，怎麼還不回來？（坐沙發上下意識地拿起通行證，少頃）陳同志，

你是怎麼進來的？路上……

客 怎麼進來的？……哦！走來的。（繼續他的工作）

胡 哈……不，陳同志，我是問你剛才你到我們這裡來的時候，崗哨檢查你沒有？

客 哦，你說的是站崗的同志……

胡 對了，我是問你，他們向你要通行證沒有。我們都是自己同志，有什麼話，我們也不防直說；老實說吧，實行通行證這件事簡直就是荒唐，既麻煩又浪費。

客 哦？！

胡 你想想看，咱們自己的同志，進進出出的誰還不認識？（倍加興奮地）革命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基本的勝利，蔣介石號稱幾百萬的武裝咱們都把它消滅了，中國大陸上的戰爭已經勝利結束，難道還怕幾個小特務來搗亂不成？！天下是咱們的了嘛，這是事實，如果我們看不見這樣的事實就會畏縮不前，疑神疑鬼的，（理直氣壯）比方咱們廠的新警衛隊長實行通行證這件事，我認為就是多餘的，簡直沒有氣魄，老實說他就是個十足官僚主義的傢伙！

客 是嗎？！哈哈！這我到是第一次聽說。

胡 過去八年抗戰中，老張他們堅持敵後的情況，我雖然不明白，可是這三年多的解放戰爭，我是知道的；咱們在鄉下山溝裡並沒有像今天這樣疑神疑鬼的，也一樣的辦各種工廠呀，而且在那種敵強我弱的形勢很惡劣的情況下，我們都很順利地完成了黨所交給我們的生產任務，支援了偉大的革命戰爭。現在，現在就不同了……

客 （感覺興趣地）是嗎？！

胡 可不是，因為現在整個的形勢對我們是空前的有利，所以我認為……

客 不過，在我看來，城市和鄉村究竟還是有區別的。你瞧！這

裡的電線燒壞了。(鄭重地)毛主席不是常常教導我們說：在公開的敵人被打倒以後，我們還要繼續肅清那些暗藏的敵人！還說，反動派他們是不甘於滅亡的，當他們在公開的武裝鬥爭中失敗後，就必然的轉向隱蔽的秘密的破壞活動。你記得吧？老鄉們不是常說：明槍好躲，暗箭難防嗎？也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像你們這樣重要的一個軍火工廠，我覺得謹慎些到不算是多餘吧！？

胡 謹慎當然是應該的，可是也得有個分寸呀！比方說——就拿你來說吧，既然是來我們家的，毫無疑問的，我就對我們的工廠，對我們的組織負了責任，靠不住的人我決不會和他來往。這是我的老脾氣。

客 那很好。唉呀！這開關電流的地方也又開了。

胡 我就討厭人家把我看成小孩子似的，好像我們婦女什麼也不懂，什麼也不成。一開會就是報告，一報告起碼就是兩個鐘頭，而且每次的報告總是離不了職務上的秘密，老實說，真正的秘密事我也不知道，而且我也不想知道那些亂七八糟的事。平常我就不愛多說話，即使我要說兩句，也不會說出秘密呀！

客 是嗎！？(驚疑地)

胡 可不。因為我一點秘密也不知道呀。

客 怎麼一點也不知道！？

胡 真的，一點兒也不和道，老張的公務事情，我總感不到興趣。

客 噢！你這人到是很有意思的。(收拾工具)

胡 我就是這個脾氣。怎麼？是哪兒的毛病？還能修理吧？

客 燈泡壞了，得想法換一個。喂，胡同志，你們要換燈泡的話，我建議你們安裝一根天線。(坐沙發上)安了天線就可以聽到外國電台的廣播了。

胡 裝天線？那太麻煩了吧，你還不知道，我們老張呀是個打翻
了油瓶不想扶的人。

客 唉，一點不麻煩，在屋頂上豎一根杆子，買一股鐵絲掛上去
就成了。噢，不過你們這房子是鋼骨水泥的，恐怕會防礙電
流的傳播吧？（表示躊躇）

胡 （興奮地）那是不是可以把天線裝在別的房上呢？

客 對，這倒是個辦法。可是，那樣又得多用好幾碼電線呀，物
價這麼貴，貨又缺。

胡 對了，（失望地）花費太大，我們的經濟能力恐怕達不到。

客 是呀，尤其是在目前這樣的條件下，大家都鬧節約……哦！
我想起來了，你們這院子裡有沒有用洋鐵皮作屋頂的房子？

胡 （天真地）有，有好幾間哩。

客 呀，這就好辦了，咱們就把天線接在有洋鐵皮的屋頂上，這
樣就可以省掉好幾碼電線了。那麼，離你家最近的洋鐵皮屋
頂有多遠？

胡 不遠，你看，就在那個洋水井旁邊，大概有五十多米吧。

客 噢，那個房子的四週圍，再沒有別的什麼房子了？

胡 有！就在那個大房子的後邊還有一個小水塔樣的小房子。

客 好！那再好也沒有了，那個小塔是再理想也沒有的地方，那
咱們就決定把天線裝在那小塔頂上吧。

胡 那可不行，那裡有個站崗的看守着，恐怕不讓裝吧？

客 哦！那裡有站崗的看守着！？（頓）喂！你說在那塔下邊有警
衛隊的防守崗位是吧？（胡首肯）唉呀，那的確不妙。

胡 不，崗位不是在那塔下邊，在——你瞧，順着那個隱蔽牆往
西走十來米左右，在那個黃土坡上，那才是崗哨哩。

客 哦，對了，對了，在那西邊才有崗位，是的，是的。你看
我這人記性真差，腦子太壞了，你瞧，就是這個傷疤搞壞
的。來，胡同志，讓我們來實事求是的弄個明白，把它畫出

看看（掏出筆和日記本）你看，這裡是你們的房子，這裡是那個小塔的房子，你剛才說是過了這堵牆往西走十多米的地方就是崗哨，是嗎？

胡 不，不對，完全弄錯了，來，讓我自己來畫吧。（畫圖）

客 哦，這下我就完全明白了，（收起本子）胡淑華同志，你放心吧，等裝好了天線坐在屋子裡你們就可以隨心所欲，想聽哪兒的都成了，什麼英國的，法國的，還有其他一些國家的。好了，我們就決定把天線從你們的屋頂經過這小塔房子——哦！你看我的腦子真是不好使了，又忘了。不行，這房子有崗位，咱們得把這天線繞過這崗位，喂，這中間還有別的什麼房子可以用沒有？

胡 有，就在這中間還有一個舊倉庫，

客 舊倉庫？！那好極了，只要裡邊沒有放重要物資就行。那咱們就決定在——

胡 不成，不成，這個舊倉庫現在可不空了，汽車白天黑夜從外邊不知道送了多少東西堆在裡邊，這兩天還派了兩個哨兵在門口看守着，所有路過倉庫的人還不准抽煙哩。

客 唉！糟糕，唉，這一——這裡既然有站崗的，當然不准許咱們拉線了，就像你說的一樣，這些站崗的戰士也都是些了不起的，標準的形式主義者。他們會指手畫腳的說出許許多多的麻煩道理來，什麼上級的命令呀，爲了祖國的利益呀，保衛人民的血汗呀……總之，要想在這種地方拉線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是不？

胡 一點也不錯。（如遇知己）

客 這樣吧，咱們另換個地方，咱們決定凡是有哨兵有崗位的地方，我們都繞過去，爲了記憶方便，你就在每個有崗哨的地方畫個×字，或者是寫上崗哨兩個字，怎麼樣？

胡 用不着這麼麻煩吧，你隨便找個合適的地點就行了，都是自

己人，誰不知道誰。

客 不，還是記一下好，我們盡量少和這些哨兵糾纏不清。來吧。

胡 對，好極了。

客 你剛才說的那崗哨是在這牆根前嗎？

胡 在這裡也有。

客 真糟糕，這裡也有崗哨！真是形式主義，來，你在這裡打個×吧。現在，我們從這邊來看看——這個地方呢？好，你寫上崗哨二個字吧——這裡也有嗎？

胡 這裡是個缺口，過了這缺口那邊就是個土墩子。

客 哦，妙得很，這裡有個土墩子？那咱們就把天線裝在這土墩子上吧，這地方真是再好也沒有的地方。（收下本子）唉！可惜你們這架收音機太小也太舊了，收到的地方也有限，是不是可以換一隻更好的，比方說——

胡 （好奇地）什麼樣的好呢？

客 現在新出品的一種流線型的，八個燈的，那就是最好不過的收音機呀，你們要是換上這種收音機呀，我保險你們能收到全世界各地方的廣播。

胡 （心神嚮往）全世界都可以收到嗎？

客 對了，無論那個電台的全可以收到，你可以收到美國黑人歌王羅伯遜的民歌演唱，你可以聽到蘇聯各民族的民間歌唱表演，還可以聽到——

胡 好是好，你看我們能買得起嗎？

客 這——你就交給我辦吧，我跟老張是老交情了，我可以托朋友給你按原批發價錢買一個。那這舊的——我的意思你就賣了吧。

胡 得了，陳同志，誰買這個破舊不堪的東西呀！

客 唉，可不能那麼說，好壞總是個收音機呀，好歹收拾下還愁

没人要？（少時）不過話又說回來了，這樣破的誰還要呢？
這樣吧，賣給我，不，賣給我們機關吧，二萬元行嗎？

胡 這——這（無言對答）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

客 這有什麼不好決定的，來吧，這是定錢，你先收下，（給錢，胡由遲疑漸變為接納）請你開個收條。（遞筆和日記本）

胡 收條？（莫明其妙地瞪眼看着客人，客人很認真地看着她）
這——還錯的了嗎？

客 不，這是手續，咱們都是自己同志用不着難為情，錢是公家的，咱們公事公辦，來吧，寫在這裡——。（胡執筆）收到人民幣一萬元正，胡淑華字，……七月……二十日……對啦，好極了，這就算是字據了，（笑）老實說，在你看起來寫這條也沒什麼必要，甚至可能認為是浪費！可是我這人也有些官僚氣，也可以說是個十足的形式主義者，哈哈……

胡 ——。

（靜默地——）

客 噫，老張怎麼還不回來？

胡 是呀，怎麼回事？！他說他到新警衛隊長那裡去，一會兒就回來的。

客 哦，找警衛隊長去了？——也許他忘了帶通行證，崗哨不讓他見吧？（神經質地摸身上）哎！胡淑華同志，糟了！

胡 怎麼？

客 （查點著一大堆卡片）不，這都不像，真糟糕，我簡直；我這記性太壞了，我簡直完全忘了，這通行證是什麼樣的？（思索狀）

胡 （不以爲然地拿起自己扔在一邊的那張證件走過來）

客 是綠的？不，哦，是紅的，對了，是紅的，我記起來了。

胡 是粉紅色的，你瞧，這不是。

客 對了！是粉紅色的，不錯，不錯（接過後唸證件）「有權出

入」，有簽名，有蓋章，手續都很完備。胡淑華同志，把這張紙條送給我吧？

胡 這東西也能送人？

客 怎麼不可以，當然咯，論起這紙條的價值是一錢不值，我所喜歡的也就是它的顏色。我看你把它扔在那兒也沒用處，到不如送給——這樣吧，我們來個物物交換，我送你八個燈的收音機一架，你送我這個粉紅紙的通行證，行了吧？

胡 物物交換？這到是一筆有意思的買賣。說實話，這張紙我留着也沒有多大用處。（少頃頓悟地）要是萬一用到它的時候——

客 哎，那還不好辦，你叫老張打個報告送上去，就說通行證丟了，還不是馬上又可以領下一張新的，你說是不是？

胡 （點頭含笑）

（靜靜地他們二人各有所思）

胡 陳同志，你要它有什麼用嗎？

客 沒有什麼大用處，不過這也是我的老牌氣了，剛才我不是提過嗎，我喜歡的是這粉紅的顏色，自小我就愛收集這一類的小玩藝兒，比如各種郵票呀，相片呀，香煙盒呀，純粹是形式主義罷了。哈哈……

胡 你這人真是一個有趣的人物。哈哈……

客 （把通行證小心地裝入胸袋裡）謝謝你！（走向沙發）
（啞場片刻）

胡 （走向立檯，端着蘋果盤沉思有頃，見客人坐在沙發上的神氣忽有所悟，放下東西）不行！陳同志，我考慮的結果，這事不能這麼馬虎，這不能開玩笑。

客 怎麼？

胡 請你把通行證還給我吧。

客 怎麼？哦，我明白了，胡淑華同志，你大概——喂！八個燈

的收音機呀！

胡 不！這玩笑開的太大了，請快還給我吧。

客 那可不行，買賣已經講妥了。

胡 什麼買賣呀？得了，陳同志咱們都是革命同志，何必開這種玩笑呢？拿來吧！

客 不！我要了。

胡 不行！還我吧！

客 不行！給我吧！

胡 你是幾十歲的大人了。

客 你也不是幾歲的小孩子呀！

（略頓——）

胡 喂！你這個人怎麼這麼不識抬舉呀！好說歹說你都不還，再不還我可發脾氣了！

客 同志！你看你急什麼，性急解決不了問題呀！哈哈……。

胡 我問你，你倒是算幹什麼的！？不然我就——快還給我通行證！（話音未落即撲向客人）。

客 好好好，（避開）胡淑華同志，你看把你急成什麼樣子？哈哈放心吧，我還給你通行證。（掏出）

胡 那麼請你馬上就還給我。（欲拿）

客 （縮回）有個條件。

胡 （忍氣吞聲地）你說吧！

客 我要你給我一些代價！

胡 （驚異不已）代價！？（怒視客，但又無可奈何）好，你說吧！你要我的什麼！？

客 你首先得答應我。

胡 （惶恐不安地）你說吧！

客 （思索片刻）我把這通行證還給你。（拿出通行證）

胡 （伸手欲接，但——）

客（又縮回手，緩步走向蘋果處拿來一個蘋果）我吃一個蘋果，喏，就是這個又紅又大的蘋果。

胡（難以置信地）一個蘋果？！

客就這一個。

胡（鬆弛下來）嘿，你拿吧。——啊，陳同志你真是一個玩牌的人，開這麼大的玩笑，差一點沒把我的魂嚇掉。

客哈哈……。

胡（天真地伸出手）通行證。

客哦，妳真的想要回這張通行證嗎？

胡對哦，請你還給我吧，蘋果都在那兒，你愛吃多少，請自己拿吧。

客唉！你看我這個人完全錯了，通行證是多麼貴重的文件呀？那有人肯拿這麼貴重的東西換一個小蘋果呢？唉！（扔下蘋果，傲慢地走向窗邊）

胡怎麼？得了，得了，別再拿人開心了，快還給我吧。

客老老實實的對你說吧；不行！

胡好，陳同志，我這可也是老老實實的告訴你，你要是真敢不還給我通行證，我就馬上去報告警衛隊，就說你是個騙子！怎麼樣！？

客那我馬上去去報告警衛隊，我說這是你送給我的！

胡豈有此理！你根據什麼說是我送給你的！？

客根據？嘿嘿！這通行證從你的手裡遞到我的手裡，就像（從衣袋裡從容地掏出小本來）這張崗位分佈圖一樣，都是你親手交給我的！這就是證據！

胡（驚懼地）你說什麼？地圖？

客對啦，胡同志，你忘了？就是你剛才畫的你們第五兵工廠的防守圖——還有一些關於重要物資存放地和一些重要消息！（冷凜地）喲！還是很秘密的消息哩！

胡 防守圖!?——秘密消息!?……你……你是個瘋子!?

客 我?你醒醒吧，同志，我并不是瘋子，我清醒的知道這邊是東，那邊是西。你看，這不是你們這院子裡外的圖形嗎? 嗒，你看，這些打上×的地方，就是崗哨防守處!這都是你剛才親筆寫的呀。

胡 (憤憤不平地)不錯!那是我的手筆，可是那是爲了裝置無線電天線才畫的呀!

客 哼!那可不見得，這張兵工廠的防守圖不僅是對裝置無線電才有用!最寶貴最有用的是能够作爲我們工作的參考!——嘿嘿……。

胡 我真不明白，今天到是遇見了什麼鬼，這是怎麼回事呀?(央求地)陳同志，請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，你是不是在拿我開玩笑。

客 哈哈……好，(嚴峻地)我坦白的告訴你吧;我並沒有跟你開玩笑!

胡 那麼，你是個騙子!革命陣營裡決沒有你這樣的人!你純粹是個騙子!

客 不!你弄錯了，這崗位分佈圖，還有這通行證都是我花錢從你那裡買來的!同志!

胡 胡說八道!你……是你騙去的!

客 是你賣的!

胡 你不能血口噴人，你有什麼證據說我賣的!

客 (掏出筆記本)這就是證據!要是你不記得的話，請你聽着(唸)『今收到人民幣一萬元正，胡淑華字。』這是你親筆寫的，親手交給我的，手續非常完備。

胡 那是我賣無線電的呀!

客 哈哈!天真的同志，誰會相信你這一套呢?

胡 好，我完全明白了，你快說，你是誰?你說!